组版 王翠翠

梨树园里故事多

日前, 在我居住 的小区门 口,看到一 位农村老汉 骑一辆电动 三轮车在卖 梨子,我说:"老 师傅,这是你家 自己树上的梨 子吗?""对呀! 自家树上长的,你尝 尝,又脆又甜。"看着老汉实 诚的样子,我买了3公斤,一尝,果然 如老汉所说。由此,我想起小时候家

我深深地记得,爷爷喜欢栽果 树,曾经有一片约2000平方米的梨 树园。梨树园里有20多棵梨树,随 着梨树渐渐长大,每到春天梨花盛 开时节,枝头上挂满了一簇簇白色 的花朵,像一片片洁白的雪花,吸引 过往行人驻足观看。同时,这里也 成了青年男女相会的最佳场所,村 里村外,有相亲的男女专门来到梨 树园见面,如若不成,就各奔东西; 如若有缘,双方没啥意见,就结为秦

中的梨树园。

到了夏季,梨树园成了村里人纳 凉的好去处,男人们在梨树下下棋、 打牌,女人们三五成群地坐在梨树园 里一边做针线活,一边聊天:谁家儿 子刚订亲,姑娘家是某某村

的,长得如何漂亮;谁家姑

娘找了个婆家,小伙子长得如何帅气

放了学的孩子们三五成群地在 梨树园里跑来跑去,来往穿梭,有的 爬到树上玩起捉迷藏,有的手持长长 的竹竿捕蝉,好不热闹。

到了秋末,梨树上的梨子由小变 大,颜色变成了黄绿色,这时梨子成 熟了。熟透了的梨子,有的像小黄灯 笼,有的像灯泡挂满枝头,压弯了树 枝,像捉迷藏的孩子露出了笑脸。一 棵棵梨树,那茂密的绿叶组成了一把 硕大的花伞,即便下一阵小雨,站在 树底下也不至于把衣服淋湿,真惹人

那时,梨树园也成了村里开会的 好地方,村干部敲过铃后就大喊:"开 会啦! 地点就在村东头的梨树园。" 村里有一位少年名叫小盆,与我年龄 相仿,生来聪明伶俐,会拉二胡、说快 板。每到开会之前,村干部总要让他 为大伙表演一段快板书,或者拉一段 二胡助兴。他表演结束,常常博得阵 阵掌声。村民们都议论这孩子长大 了肯定有出息,最起码能混个"铁饭 碗"。不出所料,后来县豫剧团下乡 招收能拉会唱的人员,小盆通过面 试、考核一路顺风,成了县豫剧团的

那时物资匮乏,家家都贫困,为 了挣个零花钱,家家女人都纺花织 布,然后把布卖掉换成钱,补贴家 用。村里的老太太整天在家里纺棉 花,坐在纺车前不停地摇动纺车,日 子过得既单调又乏味。于是,10多 位老太太相约把纺车搬到我家梨树 园里纺棉花,纺车围成个大圆形,发 出的"嗡嗡嗡"声,树上鸟儿的鸣叫 声,加上老太太们的说笑声,交织在 一起奏成了一曲特殊、动听的旋律, 响彻梨树园上空。

梨树园还成了村里文化娱乐的 主要场所。那时,农村文化生活落 后,村民想听戏,只能等到一年一度 的农历二月初八老古会,才可以听 三天两晚的古装戏。家庭条件好的 买个收音机,就让邻居羡慕得要 命。谁家娶儿媳妇,能有个"三转一 响",也就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 收音机这四样东西,那婚事十拿九 稳没问题。

进入冬季,天冷,田里已没有什 么农活,等到天黑,村民们都窝在家 里大门不出。偶尔村里来了个说书 或唱小戏的,村民们闻知消息,一个 个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当然,唱戏 的地点就在我家梨树园,男女老少早 早地吃过晚饭,搬个小板凳聚集在梨 树园,围成一个打麦场那么大的面 积,说书人坐在中间,大家聚精会神, 听得那样有滋有味。

如今,老家的梨树园已不复存 在。梨树由于树龄长,岁月的沧桑使 它们都已步入老年,没有了旺盛的生 命力,每年发一些小芽,也结不了多 少果实,现已被全部拔掉,开垦成小 菜园。但梨树园里的精彩故事,至今 让我难以忘怀。

■桑榆苑

秋色如歌

□之 初

一片黄叶飞舞 不期的相遇 没有惊讶 没有疯狂 没有呻吟 没有泪水和誓言 更没有往昔花笺小字的缠绵

时光推动步伐 匆匆前行 脚底虽未生出莲花 却有几分禅意 半卷琴书 品读着,弹奏着

一条小河流淌 承载着乡音 慢慢回忆 手中轻掬水月 酒向山川河流 一曲秋歌响起 淹没了寒蝉鸣泣之波

斜径依旧 翠竹通幽 篱外菊花黄了 她眺望着远方凝神 白露的到来浑然不知 无情的凉风 撕拽着她的衣袖 没有哭泣 没有恐慌 只是默默地守候 静静地等待 等待那姗姗来迟的霜花

